

紅旗競賽所引起的

新文藝出版社



紅旗競賽所引起的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1955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三個短篇小說，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工人生活的一些片斷。《紅旗競賽所引起的》及《初夏》兩篇，描寫了某化學工廠的工人們，在黨的領導下，怎樣為增加產量和提高產品質量而進行的各種鬥爭。在鬥爭中，他們克服着舊社會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些弱點，他們以主人翁的態度，發揮了生產積極性，為祖國貢獻了自己的勞動和智慧。《父子之情》寫抗美援朝初期工人和農民如何提高了階級覺悟，發揚了愛國熱情，支援了我們最可愛的人。

紅旗競賽所引起的

著 者	蘇 汎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印 刷 者	大 東 印 刷 廠 (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一七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(754) [I II 111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67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3/16
1955年2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18100冊
定價 3,700 元

目次

紅旗競賽所引起的	一
初夏	四
父子之情	九五

紅旗競賽所引起的

一

第三班班長馮進賢，有一副寬闊的肩膀和一張胖胖的圓臉。但是，和一般善說樂道的胖子不同，他不善於充分表達自己的感情。當他歡樂的時候，只是那麼淡淡地微笑着，倒像因為自己領受了這歡樂而向人抱歉似的。當他苦惱的時候，他總是微微地低着頭，凝視着面前的隨便一樣什麼東西，或者用粗壯的手指，緩慢地搔着濃密的頭髮，好像永遠在穩重地沉思着什麼……

現在，他坐在自己小房間裏的一張條桌前，搔着頭髮。暮春的陽光，從窗外直射在他的臉上，暖得刺人；他也不想換一個位置，繼續靜靜地坐着。他在苦惱。

一定會有人感到奇怪：自從展開紅旗競賽以來，他的班一連得了三次紅旗，他為什麼還要苦惱呢？因為紅旗得的太多了嗎？

或許就可以這樣說吧。

第一班的老班長陳富興，他的一個朋友，一個曾經是患難相共的朋友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，還是他的一個長輩哩，現在對他越來越疏遠了。在許多場合，那老班長明顯地表示了對他的不滿，甚至公開地諷刺他。那是爲什麼呢？

他曉得，那老班長在妒忌他。妒忌他的進步，特別是妒忌他屢次得了紅旗。想到這一點，他就禁不住有些憤怒：你自己不前進，難道還要我倒退嗎？當然，憤怒不能是主要的感情。剛才支部書記跟他談過：必須帶動陳富興班一起前進。其實，陳富興班有贏得紅旗的足夠的技術條件，問題在於陳富興沒有把它運用起來；陳富興用個人的自信和虛假的尊嚴代替了大家的智慧……

怎樣幫助陳富興改正這個毛病，並恢復和陳富興的友誼呢？過去想了些辦法——譬如說互相觀摩操作技術——都被陳富興拒絕了。新的辦法還沒有想出來。這就是馮進賢的苦惱所在。

馮進賢繼續搔着頭髮：富興哥啊！你跟我鬧什麼個人意氣呢？我們大家都是爲社會主義奮鬥……

「喂，你們看，把花乾成什麼樣子啦！大妞，小妞，」忽然，他聽見陳富興在院子裏叫道。「拿水壺來，水壺！」

馮進賢聽見：孩子們從正屋裏跑了出去。陳富興又說：『哈呀，什麼事都要我掛心！』接着他們打開了水龍頭，給水壺灌水。再接着大概就是澆花了。陳富興又嚷着說：『這樣澆，要均，要勻，角落裏也要澆到。嗨，什麼都不懂，還嫌我管得太多哩。』

最後的一句話，馮進賢覺得是說給他聽的，而且好像看見陳富興曾經往他這邊望了望。於是，他站起來，起先在窗口，然後在門口，懷着親切和好奇的心情，望着陳富興。

陳富興繼續嚕囑着，擺動着他那輪廓分明的肩膀，教孩子們怎樣澆花。他的聲調是歡樂的，他的動作是輕快的，好像做了或者正在做着一件最得意的事情一樣。這使馮進賢有些迷惑起來了：個把月以來，一直顯得不高興的陳富興，怎麼一下子變得輕鬆愉快起來了呢？

儘管爸爸一直在教訓她們，但是，爸爸的快樂的神情，解除了孩子們對他的原有的一些畏懼。大姐和小姐都顯得非常活潑，特別是六歲的小姐，固執地在陳富興的手中搶奪水壺，說她一定能夠把花澆好。但是，當陳富興把水壺給她以後，她又忽然站直身子，俏皮地也是認真地問道：『爸爸，花爲什麼要吃水呢？』

『花爲什麼要吃水？哈，人爲什麼要吃水呢？』陳富興說。微微地側着頭，得意地微笑着。

『花爲什麼不吃飯呢？』小姐一本正經地反問道。

『花吃飯？』陳富興又反問了一句，接着就解釋說：『花吃水，人吃飯，牛吃草，狗吃屎，各有各喜歡呀！』不知道是覺得孩子問得可笑呢？還是覺得自己回答得可笑，陳富興還沒有把話說完，就哈哈地大笑起來了。他的笑是有力而爽朗的，像年青人一樣。

馮進賢也笑了。爲這樣歡樂的氣氛所感染。一個爽直的、敢作敢爲的、爲他所欽佩的陳富興，回到他的記憶中來了。他想馬上跨上前去，幫他們一起澆花，或者做別的工作，或者玩什麼玩兒。但是，他沒有走上前去。他仍然被原來的問題所迷惑着：爲什麼陳富興忽然變得輕鬆愉快了呢？

父女們澆完了花，小妞趁爸爸正在高興的時候，要求爸爸給她買一隻皮老虎。大妞要求他給她買一支新的圖畫筆。

『好，有。什麼都有。』陳富興爽快地答應道，從脖子上取下幹活時擦汗用的毛巾，抹了一下臉：『就買。爸爸給你們挑個最好的。』

父女們放好了水壺，轉身朝院外走。這時候，小妞發現了站在門口的馮進賢，就一下子跑了上來，嚷着說：『馮叔叔，買皮老虎。』

一陣興奮，消除了馮進賢的迷惑的情緒；他一把抱起了小妞，向陳富興走去，親切地喊道：『富興哥！』

由於自己的善意和小姐的橋樑作用，馮進賢覺得自己馬上就會和陳富興親善起來。但是，事實不是這樣。陳富興又開他那一雙長腿，站在院子當中，翻着有些紅絲的大眼睛，驕傲地從頭到腳看了看馮進賢，很快地就別過頭去，拉起大姐的手，哼也不哼一聲地就跑出院子去了。

『爸爸！』小姐叫着，掙脫了馮進賢，跟着跑出去了。

馮進賢凝視着小姐跨出去的那條門檻，好久都不能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。接着，一陣臉紅，他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屈辱。他憤憤地想道：算啦，我跟他住在一個院子裏幹什麼？搬出去拉倒！但他立刻又責備了自己的這個思想。覺得這樣想是對不起黨的。黨爲了照顧他和陳富興的歷史上的親密關係，才在分配新宿舍的時候，讓他和陳富興住在同一個院子裏。跟陳富興搞得像今天這樣難堪，這該怪誰呢？不怪自己不會團結人嗎？

他想起了從前……

馮進賢七歲就死了父親，十三歲，母親又不在了。嬸母把他帶到一個地主的家裏，他當了看牛娃。『沒得日子過的』奴隸生活，摧殘着一個未成熟的心靈。他沉默寡言，默默地忍受一切虐待。那時，陳富興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，他也早就喪失了父母，在父母遺留下來的一小片土地上耕種，同時給人家做短工，在附近的瓦窯裏挑磚，另外還試着去做過小生意，

但沒有發到『財』。他直率而倔強，敢於公開詛咒那黑暗的日子。他同情馮進賢。當馮進賢受辱以後，他總要設法安慰他，鼓勵他：『不怕，啊？長大了和他們幹。』有一次，他看見地主的小兒子在欺侮馮進賢，他大叫着跑了上去，不由分說地就把兩人一起推到旁邊的池塘裏去了。他曉得馮進賢識水性，那少爺却是旱鴨子。旱鴨子的頭在水裏上上下下，眼珠發白。陳富興在岸上欣賞了好久，才下去把那少爺像拎一隻田雞一樣地拎了上來，警告那少爺說：『以後你再欺侮人，就這樣對付你。』同時鼓勵馮進賢說：『以後他再欺侮你，就這樣對付他。』結果他們算是闖下禍了。馮進賢很快就被趕回孀母家來了。地主聲言非要『弄』一下陳富興不可。從此，他們的友誼更深了。馮進賢含着眼淚，向陳富興叫了『富興哥』。

第二年，陳富興進了這個工廠。後來，把馮進賢也帶進來了。在廠裏，陳富興不許任何人欺侮馮進賢……

馮進賢想到這裏，不禁有些慚愧起來了。他感到剛才自己跟陳富興生了很大的氣，而這是不對的。陳富興到底還是蠻好的。不過在有些問題上，暫時還想不通罷了。他相信，陳富興很快就會想通這些問題的……但是，過了一會，當他又感到苦於沒法幫助陳富興的時候，他的這一信心又動搖起來了。於是，他有些兒感慨地自語道：『富興哥啊！在苦日子裏，你能那樣幫助我，我們好像親兄弟一樣。到好日子去，到社會主義去，難道你倒反而要恨我

嗎？我們倒反而要走岔道嗎？」

馮進賢不能很快地解開這個結。

一個人興奮地從院外跑進來，一把拉住了馮進賢的手，嚷道：「馮進賢，我們班創造新紀錄啦。六十八噸，趕過了你們的。」

馮進賢抬起頭來，這才發現進來的是陳富興班的一個操作組的組長魏德明。魏德明又把他們的好消息說了一遍。馮進賢聽着，一半是由於希望如此的緣故吧，他的小眼睛一亮，馬上就相信了這個消息。於是，像大雨沖洗了樹葉上的灰塵似的，一切迷惑、疑慮，都一掃而光了。他微笑着，只是由於快活和興奮，才問道：「真的？」

魏德明跳着說：「真的，你看去嘛。」

他們到了車間，在大字喜報和生產紀錄上證實了魏德明的消息。馮進賢興奮得滿臉通紅。如果他是一個感情外溢的人，他一定會比魏德明跳得更高更高的。他這才體味到，剛才陳富興爲什麼那樣快活：一下班，沒顧得及換身衣服洗個臉，就忙着跟孩子們鬧着，帶孩子們上街買東西……

「這真太好啦。」馮進賢說。享受着好像自己對工廠作了很大的貢獻時所有的快樂。至於陳富興曾經怎樣難堪地對待他，他已經完全忘記了。

「我曉得你們班能創造新紀錄的。」馮進賢又說。

「我倒沒想到哩。」魏德明說。不過他還是非常高興。

「只要富興哥一轉變作風……」馮進賢按照自己的思路說：「你們班人整齊，只有一個生手。你倒講講看，你們怎麼研究出來的？叫大家都學學，都跟上。」

「怎麼研究出來的？」魏德明雙手一攤，做了個滑稽的表情，說道：「誰曉得！」

「怎麼富興哥沒給你們研究就——」

「就出新紀錄啦。」

「那不能吧？」馮進賢奇怪起來了。

「就是這樣嘛。」

「他還是那樣一把抓嗎？」

「要嘛噎呼得更厲害點兒。」魏德明快活地說：「他叫向東你不能向西。人家有技術嘛，你能不服他？」

「那末是不是找到什麼新竅門了？」

「誰曉得！」

「你這不對，德明。」馮進賢輕聲地說，覺得自己又被什麼東西惹得有點兒苦惱起來了。

他曾經向魏德明動員過好幾次，要幫助陳富興改變領導方法。但是，魏德明一向景仰陳富興技術好，甘願在陳富興的命令下進行工作。再加上他是一個喜歡和誰都搞得親親熱熱的人，不願意和任何人搞壞關係。因此，他雖承認馮進賢的話有道理，但很久都沒按馮進賢的話做。直到這次展開了紅旗競賽，眼看着自己的班老是落在後面，他這才急了。吵吵嚷嚷地向陳富興說：『你班長領導有問題。』……現在呢？情況又改變了。他用原來的笑臉回答了馮進賢的批評，好像說：反正人家創造了新紀錄啦，你管人家領導方法不領導方法的？

馮進賢想說魏德明：『你不曉得自己班的新紀錄是怎麼創造出來的，這不行啊！我們缺少理論，但總得有經驗……』但是，到底還是新紀錄本身更引誘了他。他急於想找到陳富興，向陳富興祝賀，並表示自己對這事的高興。或許從此以後，他們的關係就可以好一些了吧。當然，他還要問問陳富興是不是找到了新竅門。

他們在街上的供銷合作社裏找到了陳富興。他正在給大妞買圖畫筆。他選了一支又一支，大妞自己認為選好了，他還覺得不中意，還要選。直到馮進賢他們叫了他，大妞才有機會隨便拿了一支筆放到口袋裏去。陳富興轉過身來，仍然像在院子裏一樣地，用驕傲和不信任的眼光，看着馮進賢，好像馮進賢會侵犯他什麼權利似的。

『富興哥，』馮進賢又叫了一聲，只能用一種好像特地來報告好消息一樣的聲調，表現

他的最大的快樂：『你們創造新紀錄啦。』

『是創造啦。』陳富興說。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爲什麼把聲音壓得這樣低。

『班長，可把進賢高興壞啦。』魏德明插進來說。覺得把馮進賢說得越高興越好：『他一聽到我們的新紀錄，拉着我就往車間跑。又拉着我到這兒來找你。他要向你道一百個喜哩。還要——』

『這真是件大喜事。』馮進賢搶着說。簡直把向陳富興追究怎樣創造新紀錄的事情忘記了。

『真道喜嗎？』陳富興淡淡地說，好像根本不在乎這回事似的。但是，一個得意的微笑，從他那烏黑而零亂的短鬚間掠過。

魏德明來不及地說：『那還假！』

馮進賢說：『創造一次新紀錄，跟着就能把全車間、全廠的生產提高一步，這還不值得道喜嗎？』

陳富興翻了翻他的大眼睛，認真地問道：『那麼，進賢，我問你一句：等這個星期完了，我們班生產走在前面，你能不能親自把紅旗送過去？』

『那還用說。』馮進賢毫不猶豫地回答說。雖然陳富興把自己班的成績說得這樣肯定，

使他不免有些吃驚。

『好。那麼一言爲憑。』陳富興說。這才像放下了一件事似的，坦白而爽朗地笑開了。魏德明和馮進賢也笑着，各人享受着各人的快活。

『德明，』陳富興突然決定說，『你不要回去了。你們一起在我家吃晚飯。』一說完，也不等別人回話，他就揮了一下手臂，邁開大步，朝一家小酒店打酒去了。

這時，小妞早已跳在馮進賢的臂膀中，頑皮地向他捏着皮老虎。馮進賢先把她們帶回了家。家裏，開了眷屬會回來的陳富興的妻子，正在叨念着：丈夫怎麼還不下班？女兒到哪裏去了……

二

可以說，那頓晚飯吃得很愉快。陳富興甚至主動向馮進賢消除隔閡。『我就是有那點傲脾氣，你也不是不曉得。』他說，要馮進賢和他乾一杯酒。

馮進賢曾經追問過：陳富興是不是找到了竅門？或者是不是可以摸出一套經驗來？因爲他們班一下子多產了近二噸硫酸，這裏面一定有道理。陳富興含糊地說：今天這新紀錄是瞎闖闖到的，或許其中真有點道理，但究竟是個什麼道理，他自己也不曉得。當時，馮進賢甚

至相信了他的話，覺得偶然地多冒出一兩噸來也是可能的。

但是，陳富興班的生產，在四天中一直是一路領先，在這個化學工廠中，這是很少有的現象。馮進賢班也沒有過這樣的紀錄。這就使所有的人都吃驚和懷疑了。黨支部爲此召開了一個小會。怎樣幫助陳富興改進領導方法的問題，暫時被擱起來了。怎樣把陳富興班的增產經驗總結出來並推廣出去，成爲最重要的事件。大家根據和分析了陳富興的思想發展及其他一些情況，基本上肯定了陳富興班有新玩意兒，而且那新玩意就在陳富興的肚子裏……於是，決定在新的角度上去幫助陳富興。

馮進賢想着陳富興，有一種說不出的煩惱。這幾天，陳富興一直是快活的。馮進賢希望他永遠這樣地快活。但是：富興哥啊！你有玩意兒不拿出來，這算什麼呢？想想人家蘇聯是怎樣幫助我們的？想想志願軍在爲我們打仗！就是農民也曉得組織起來，爲國家多生產糧食呀！你爭榮譽，可是榮譽是什麼呢？榮譽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貢獻給社會主義建設呀！你曉得嗎？你在爭什麼呢？你在給自己爭一塊『個人主義』的壞招牌……想到這裏，馮進賢憤怒了。他輕輕地擊了一下桌子，決心要好好地跟陳富興談一次。

但是，見了陳富興以後，他好久都沒有講出話來。然後，完全不是原來所準備的，他突然地說：『富興哥，你們創造了這麼好的成績，沒有總結出個經驗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』

『能總結出來當然好囉。』陳富興隨便地說。說完就別過臉去了。好像害怕馮進賢再談下去似的。他是一個好露頭角的人，而且常常覺得事實上自己比人家強。前一個時期，他曾經不嫌煩瑣地在別人面前誇耀過馮進賢在各方面的進步。那意思是說：你們看，這是我帶出來的人哩。但是，當老老實實的馮進賢，老老實實地在黨的教育下，更快地提高了自己，反過來去幫助他帶動他的時候，他鬧火了。覺得這是對他的侮辱，甚至是有意搗他的面子。他用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想法，譬如說馮進賢『過河拆橋』啦，說馮進賢『長了翅膀就摔了窩』啦，等等，使馮進賢在自己的眼光中變得渺小起來。當紅旗競賽開始的時候，他原希望憑自己的技術顯一下身手，給馮進賢一個『好看』，誰知連連遭到失敗。他曾經為此傷過多少心啊！現在，這一切當然都過去了。他創造了新紀錄，他保有着新紀錄的祕密。他要用這個祕密作武器，跟人家比個高下……他希望人家永遠不知道這個祕密，當然啦，他也希望人家永遠不過問這個祕密。

『富興哥，難道你真的一點也不曉得嗎？』沉默了一會，馮進賢又謹慎地說。

『曉得還不說嗎？』

『富興哥，你又不是不明白，我們多麼需要新技術新經驗來推動生產哪！你又不是不明白，現在，我們車間的生產，影響到整個廠呢。如果你瞞着新玩意兒不說的話……』下面的